

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### 阻止兩女殉情的時機

2022年5月中旬香港發生一宗甚為罕見的自殺悲劇。某女子中學兩名學生一起跳樓自殺身亡，分別16歲和13歲，正就讀中四和中二（等同內地的高二和初二）。據報兩人為「情侶關係」，事發前曾有家長向校方求助，而社工亦有跟進云云。

警方將案件定為自殺案處理。筆者卻要從普通小市民的角度去評判：這是一起「中學生談戀愛」而「當事人未能妥善、有效地處理因戀愛而起的難題」，結果選擇「雙雙結束生命」的不幸事件。

筆者不是標奇立異，只是認為必須精準描述整個案例所有重要過程的真正本質，才有機會預防同類慘劇再次發生。

兩個中學女生發展「情侶關係」，首先要站出來「過問」的，當然必定有學校的老師和家中的父母「兩路人馬」。以今時今日香港的情況，筆者不相信會有很多家長會第一時間支持中學未畢業的子女談戀愛。家長向校方求助，十之八九都是為了讓這段愛情降溫，甚或乾脆立馬分手了事。至於社工方面，看來按照其求學時所學、再加入職後有限的工作經驗和人生閱歷，仍是沒能想出些什麼高明的處置辦法。於是兩個小女孩認為「走投無路」又「求助無門」（可能她們也不怎麼信任自己的師長），最後就選擇一死了事。如果我們相信人死之後，仍有某種特殊而我們常人不能理解的意義，或許兩位小妹妹會感到後悔吧！寶貴的生命浪費掉，還給家人留下難以形容的痛苦。

首先，我們先審視這案例每一個轉折點，看看可以怎樣防止慘劇發生。

一、她們在「可預見將來」（Fore-seable Future，這是官腔用語）不去發展情侶關係，就沒有後續的事了！仍在唸初二的小女孩，還有4年多才中學畢業，那時大概要滿18歲了。

二、她們談了戀愛之後，如果能夠預見家長必有異議，倒是可以來個「地下情」。等到雙方都滿18歲，法律上算是成年以後再將戀情曝光。甚至等到了有獨立經濟能力，才通知父母一聲，他們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管不來了。大不了自己組織一個新的小家庭。

三、她們公開了戀情之後，遇上最大的難題恐怕就是家長反對了！家長能夠怎樣？說「道理」吧？一來未必能掌握充足的相關學理，二來小女孩也不見得聽從。她們可能已經透過不同途徑學了許多家長聞所未聞的新穎理論呢！估計老師較多不同意兩女孩談戀愛，社工則較大多可能同情甚或支持她們。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。

四、這時「棒打鴛鴦」最可能成為涉事兩女孩跑去激烈反抗（自殺是最激烈）的導火線。那麼家長能不能夠、應不應該任由小孩談戀愛「談個飽」？假如雙方家長無條件、無保留地支持兩女孩繼續公開當「情侶」，她們還有求死的理由嗎？可是，以今時今日香港的實況，有幾許家長會同意類似的情侶關係？

在此附筆一提，如果我們回到上面的（二），過程中不知道有沒有其他第三方的成年人鼓勵兩位死者公開戀情呢？如果有而這個「局外人」卻沒有能力幫助當事人解決家庭反對的阻力，這人就真是「雖不殺伯仁、伯仁為我而死」了！然後，下回可以入正題了。



人生悲劇處 童心

### 一起吃苦的幸福

6年前，阿秀決定離開香港和男友奔赴廈門的時候，我真的很擔心，甚至是不太理解的。

阿秀讀中學時，一直擔任班長，是一個性格沉穩的漂亮姑娘。她以全A的成績入讀港大，畢業後做了政府公務員。有一年夏天，她去浙江的普陀山旅遊回來，在給我送一盒雨前龍井作為手信的同時，略有些羞澀地告訴我，她戀愛了。我自然是為她高興，因為曾經有那麼一段時間，她的同班同學都陸續離職脫單，只有她自己有動靜，我還勸她千萬別因為工作太拚，封閉了交際圈。沒想到一次旅行，讓她意外地收穫了愛情。

那天傍晚，阿秀在普濟寺的山門前，等待日落月明，為的是感受海印池的月夜之景。那池水三面環山，四周古樟參天，池水為山泉所積；池中荷葉田田，蓮花亭亭，映襯着古樹梵宇、拱橋寶塔。「據說，海印池前，如果你一抬頭就看見一輪滿月，許願會非常靈的。」阿秀告訴我，她不但一抬頭看見了滿月，還看見了一個高大的男生也在觀月，並向着普濟寺行拜，「我發現他的臉上並沒有什麼欣喜，倒像是剛剛流過淚的樣子。於是，心下好奇，便停下腳步。細聽他的喃喃自語，才知道是他在祈禱母親的健康。」

誰說一見鍾情一定是要從笑容開始的？阿秀就是從這個男生因

為母親生病而焦急地流下眼淚開始的。巧合的是，成長在廈門島的他也是港大畢業，然後留港工作。兩人就這樣開始了交往。聖誕節時，我和他們一起聚餐，那男生彬彬有禮。只是說到母親的病情，他便有些黯淡，阿秀在一旁溫柔地寬慰。我忽然有些好奇地問阿秀：「你在海印池前許的願是什麼？」阿秀莞爾一笑，調皮地說：「婚禮上再揭秘。」

再後來，阿秀就忽然決定和他的男友一起「回」廈門了。家裏人幾乎都不讚同。她母親央我幫忙勸一勸。阿秀給我講了她自己的道理：「我認識他時，之所以對他有好感，除了外表有眼緣，更重要的是他的孝順。現在，他的母親病情愈來愈嚴重，他要回去陪伴、照料，我決定支持他。」「那你的工作、你的家人，又怎麼辦呢？而且，你到了一個陌生的城市，他的家庭條件並不優渥，你會很辛苦的。」我不無擔憂。

阿秀就那樣去了廈門。和男朋友一起照料他的母親。她碰了很多次壁，終於找到了工作。然後，她就和他辦了婚禮，讓他的母親在臨終前有了些許的欣慰。如今，他們的孩子已經讀幼兒園了。

「開始的確挺苦的，但我覺得和這樣的人在一起踏實。」阿秀這次回港把她婚禮的錄影帶送我。婚禮上的那個她說起海印池前許的願：「早日遇見那個他，握緊那一起吃苦的幸福。」



心窗常開 潘明珠

### 借鏡神話 啟悟成長

疫情緩和，今年世界閱讀月活動繼續舉行，我和青少年分享希臘神話，故事雖年代久遠，但內涵豐富，可令讀者對生命和成長有所啟發；例如涉生命教育的經驗：善惡之間的掙扎和抉擇，現實的辛酸和考驗，愛情啟蒙和期待，克服恐懼和死亡威脅，犧牲精神及人性光輝。其中家傳戶曉的故事如潘朵拉、普羅米修斯、阿波羅、大力士海格力斯，內容寓意深遠，青少年藉閱書思考，分享研討不同主題，表達見解，思維通過互動擦出火花，會對人生加深體會。

我於讀書會與學生們分享這些希臘神話時，採取「閱書思考及延伸寫作」法，經過大家研討及發表個人心得後，我又以「假如」或「比較」等點子，引導學生創作或續寫。例如針對希臘神話中普羅米修斯、《大力戰神》的大力士海格力斯等角色，讓學生投入該人物處境，具體寫寫「假如我變身為神話中的某人」，會怎樣面對困難？我又帶動學生比較分析，希臘諸神跟中國古神話中的神，可有異同？例如在宙斯兒子珀爾修斯的故事中，他堅毅不屈迎向坎坷命運，若青少年面對這些重要抉擇，經歷各種考驗，又會如何見招拆招？

希臘神話故事性強，情節富變化，刺激青少年想像力，從多元角度去研討古希臘神話，談神話人物及情節，人性的光輝及陰暗面，如何反映現實生活種種矛盾等，均啟發學生們創作或續寫不同旨意的故事。過程中青少年潛移默化地學會面對生命的抉擇和歷練，故事中存在種種危機，主角的遭遇，皆予青少年借鏡，使他們從中對自己及人生，都有新的認知及發現，漸漸體悟到人的成長既有痛苦也是美好的事，勇於迎向各種挑戰！

青少年有自己的想法，其閱讀行為較之兒童更為深入複雜，閱讀這些深具魅力的神話，可令他們更主動探索，從詳讀中理解及取得樂趣，印證自己的經驗，從而獲得認同及漸趨成熟、啟悟成長。通過延伸寫作及思考，隨而引起對不同故事內容的詮釋，透過不同視角，對文本讀到更深入，令原本的神話文本的意義更豐富，對讀者來說，就是加深層次的收穫，心靈更滿足了。

青少年成長期，是人生觀價值觀建構的重要時刻，如能通過閱讀和欣賞這些經典作品，並延伸寫作，相信可啟發他們對生命的種種學習及領悟，更好地成長！



《大力戰神》電影劇照。作者供圖



象袖乾坤 余似心

### 在地球活着需百技之牌

一個新冠疫情，令全球的經濟給打亂了，許多生意要結業，無數人因而失業。此波未停，名「猴痘」的傳染病又在多國高速傳播……最後，什麼人不會被淘汰？

在這新時代，看來專業知識已不足以保障生活可以溫飽，現代人需要的是多技能的生存條件，適者生存，才能在地球上活下來。疫情令許多行業大受打擊，航空業、旅遊業、酒吧、食肆、健身室、美容業、補習社等。

失業者如何求出路？我認識一些失業的機艙服務員，曾接受多元化培訓：待客之道、語言訓練、溝通技巧、優雅儀態、應變及忍耐力、正面的形象等。失業者很快便找到其他工作，最多是銀行、保險、模特兒等工作。由於銀行和保險業需要面對龐大的僱客群，空姐待客的嚴格訓練，說話技巧和溝通能力，正是它們所需，所以好些空姐朋友很快便被羅致，成為培訓導師。

一些女士平日愛玩玩瑜伽，若能持之以恆，考獲一、兩個瑜伽導師牌就

有出路了。女友中有多位不約而同失業後轉為瑜伽導師，竟然都能成功招徠不少學生，華麗轉身。

做食肆的在不能開設晚間堂食的日子，許多都推不了租金而結業，這時三艇、兩艇飯興起，成了香港人新的飲食文化，排隊買外賣是城市的一道美麗風景。窮則變、變則通，不少人又過了這個關。這段艱難時間，我聽得最多的工作用詞是「炒散工」，即是什麼散工也接，但求維持生計，各類工種的應用程式也應運而生，如家務助理、保安員、地盤替工、裝修師傅、的士司機、安老院員工、速遞員等等。

我有朋友具遠見，很早已考獲不少的牌照，學了多樣技能，在任職的旅遊社結業後，由於他有的士司機牌、貨車司機牌、電單車牌、保安員牌、水電維修牌，他的工作多得接不完，早上駕貨車，下午駕電單車送速遞，晚上駕的士，偶爾幫忙維修水喉，所賺的錢是正職的多倍。

今天你需要的不是一技之長，而是百技之牌！



百家廊 高明昌

### 汨羅江上的光芒

吃一樣東西，想到一個日子，想到一個人物，想到一事情，想到一個意義，也是不容易。不容易的事，讓糉子做到了，讓汨羅江做到了，最後也讓我們做到了。此刻我們在海邊村的老家裏，在客堂，裹着那些糉子；我們裹的糉子是不拋河裏的，老家的河，沒有名字，故鄉的江叫黃浦江，故鄉的河叫金匯港，名字都很響亮，但故事不如汨羅江深遠。汨羅江在那遙遠的地方。汨羅江只有一個，端午節只有一個，三閩大夫也只有一个，汨羅江上的陽光，汨羅江上有，上海有，奉賢有，家鄉有。從古至今，從遠到近，一樣燦爛，一樣溫暖，一樣光照人間。

一樣的感知來源於一樣的痛苦。遙想西元前278年的5月端午，三閩大夫勸諫無果，報國無門，遊走在外，最後流浪到了汨羅江畔。汨羅江水滔滔汨汨，如泣如訴。有人告訴屈大夫，秦國虎狼之師的鐵蹄勢如破竹，楚國郢都攻破，百姓遭遇蹂躪，民生舉步維艱。至此，原本支撐屈原強國信念的最後陽光也在心中徹底澆滅。悲苦之後仰天，仰天之後吟詩，吟給草木聽、吟給流水聽、吟給漁夫聽。詩吟罷，心已涼，意已決，挑一塊石綁己身，走向汨羅江、走向死亡，他要讓自己高潔的理想與通透的江水融為一體，這是生命的決然抉擇，看江水，水很清冽，水就是我，我就是水。

先生是從河泊潭走向水中央的，河泊潭是汨羅江注入洞庭湖口的轉彎處，是一個彎道。彎道故事多、彎道的存在，改變了水的流向與速度、改變了世俗的說法，於三閩大夫而言，此處是自己生命的終結之地。真的是一片淒涼，無限悲涼，實實在在地開啟了歷史綿延的一個序言，充滿了

多彩的懸念，引領的卻是一個偉大民族的情感走向。想想今天，察覺許多用以抒情感懷的日子都是在歷史的彎道口生成，雖然生成的過程蜿蜒而又悲壯，但一定意味深長，這也使得品嘗糉子的流程充滿了典故與傳奇，裹糉子就成了生活的探秘，而探秘使得裹糉子的行為派生出許多的意思和意義。

我對端午節的最初認知，來自於糉子本身。小時候有糉子吃就歡天喜地，到了挑揀肉糉、赤豆糉、棗子糉時，人已經溫飽階段，溫飽的人不在於吃，而在於吃帶來的開心，開心往往與節日在一起。裹糉子是一個節日，節日演變成了排場，一家人走來走去，忙這忙那，熱熱鬧鬧，灶間裏煙霧繚繞。總覺得包在蘆葉裏的肉，顏色可以變化，味道可以變化。裹糉的那天，大人小孩平等、寬宏，一天的日子充滿了喜慶與溫馨，斷斷不會去問端午是啥意思，屈原是啥人？倒是看見了母親淘好了糯米，姐妹洗好了蘆葉，父親切好了豬肉，爺爺劈好了硬柴，我已經來到了灶間。這就是吃糉子的生活，生活是自己過的，但包糉子的理由是屈原給的，我們都開始說端午好，端午時一家人團聚了，一家人有糉子吃了。

母親說吃糉子要感謝蘆葦的，因為蘆葦長了蘆葉；要感謝糯稻的，因為糯稻長了糯米，一句話謝天還要謝地。母親是對的，她不知道屈原無過，她裹糉子不為屈原為孩子，不為意義為生活；知道屈原是我們的的事情。後來我們知道了屈原，那是因為我們讀了書，有書讀好，一讀就知道屈原，知道了《國殇》、知道了《橘頌》、知道了《離騷》、知道了汨羅江，知道屈原是嘆自己無法救百姓於水火而投江。我們開始覺得三閩大夫就像自己祖

宗，自己的曾爺爺、太爺爺，親切、善良、智慧。但我們不明白，這明明是一個悼念先輩的活動，為什麼要吃糉子？把悲情的懷念做成歡樂的盛宴，是不是將緬懷裹進了糉子？這合理麼？沒有人回答我，母親卻對我說，你別鬧着，你去挑幾根長長的艾草！

母親沒有叫我學裹糉子，但我一直看母親裹糉子，裹糉子很繁瑣。一隻糉子，是用最好的蘆葉，把最好的米、最好的肉、最好的醬油、最好的赤豆、最好的甜棗，輕輕團，細細捏，慢慢裹，用心用情地包製；吃糉子，是要將紫線扯開，將蘆葉剝去，這才看到糉子；而熟透的糉子，蘆葉有了糯米的黏質，糯米有了蘆葉的清香。整個的過程，好像將端午與屈子，回憶與展望，痛苦與幸福，生活與生命的各種關係，都裹在了糉子裏面。這一天裏，就裹了2,000多年、2,000多個的端午、2,000多年的糉子、2,000多年的情愫，已經成為一種習慣、風尚、文化。過去的日子，它是我們抵擋苦難的強大的精神支柱，而今歲月，它是我們追求精神豐腴、品質高尚的一座豐碑。

事情總是這樣，節日過了，我們關心的是節日怎麼過、怎麼準備？過的過程中，我們擔心節日的熱鬧程度、開心指數。節日過後，回望節日的餘溫，節日所蘊含的生活真諦，我們過問得很少。這是可以理解的，時空距離的存在，日子舒坦幸福，無形中淡化了一個國家破碎的過往，強化了一個民族強盛的今天。但是，我們真的還要叮囑自己，端午的那天，確實可以站在2,300年的高度，看一看河泊潭的情景，聽一聽河流潮汐的聲音，想一想屈大夫的志向。我們相信：端午之日，潮汐之時，河泊潭之處，吃糉子的我們，一定記住了一個人的名字，一定看見了那片溫馨的陽光。

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### 話說打油詩

一個有趣的現象：可能是疫情居家導致無聊有閒，小狸的微信朋友圈裏，最近有好幾個人開始「寫起詩來」。而且是古詩多於新詩，短短的，頗整齊，但認真看看，就會發現嚴肅的「古詩」外衣下，基本都是「段子」的內核，用一個專業的詞彙叫：「打油詩」。

打油詩，據權威的《辭海·文學分冊》上說：宋代錢易《南部新書》記載，「有胡釘鉸、張打油二人皆能為詩。」這二人就是打油詩的鼻祖了。其中，又以張打油最為有名。

張打油是唐代人，《升庵外集》裏曾記載着他的「封神之作」：「江上一籠統，井上黑窟窿；黃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腫。」這首《雪詩》流傳甚廣，也因此開創了一個流派，後人便稱這類所用皆俚語，且故作談諧，有時暗含諷諷的詩歌為打油詩。

此謂「打油詩」，自然是因「張打油」而來。其人載史很少，只知道是唐朝鄧州南陽人，以打油為業，故人稱「張打油」。其人平日「不務正業」，尤愛收集民間俚語，並用心入詩，雖屬「打油」性質，卻也自得其樂甚或自鳴得意。可惜的是，他的打油詩難登大雅之堂，除上述一首《雪詩》流傳算廣外，另只有明代李開先《一笑散》中保留了另兩首趣作，一首也是詠雪，有云：「六出飄飄降九霄，街前街後盡瓊瑤。有朝一日天晴了，使掃帚的使掃帚，使鐵的使鐵。」另一首是寫安祿山兵困南陽郡：「百萬賊兵困南陽，也無援救也

無糧。有朝一日城破了，哭爹的哭爹，哭娘的哭娘。」

不難發現，張打油的後兩首詩還是和之前那首《雪詩》是有區別的。《雪詩》尚算「全打油」，而後兩首只能稱之為「半打油」。頭兩句還煞有介事，「一眼一眼，「六出」、「九霄」，「瓊瑤」非常「正襟危坐」，三四句卻忽然來了個「葛優躺」，脫雅入俗，雖大異其趣，卻也妙趣橫生。應該說，這樣的逆轉打油，若以現代藝術的眼光看，已經可以從某個意義上脫「油」而登堂入「詩」了。但當然，在歷史的世俗眼中，張打油一直是漂泊在詩牆之外，不足為雅人道。

但大千世界，無「油」不豐，張打油還是有其古今「應援團」的。例如明代馮夢龍在其《笑史》一書中有載，當時有個叫陸詩伯的人，刻意效張打油亦作《雪詩》一首：「大雪洋洋下，柴米都漲價。板板當柴燒，嚇得床兒怕。」還有記載說，明代某醫生也曾仿張打油作過一首《詠雪》詩：「昨夜北風寒，天公大吐痰。東方紅日出，便是化痰丸。」這二首仿張打油之作，立意奇特，角度新穎，有其價值，但語言直白甚或粗陋，確屬難登大雅之堂，也恰好揭露了另一個重要問題：打油詩與「順口溜」其實只有一線之隔。

那麼這一線到底是什麼呢？小狸覺得該是「餘韻」。如果細品打油詩中的上品，就會發現「完全俚語」並不是打油詩的訣竅，半文半白，趣味十足又有餘韻纒縷才是佳作的關鍵。也因此，到了當代，隨着語言變化，有水平的打油詩便愈發鮮見了呀。



信而有征 劉征

### 夢的解析

很早以前我就看過《夢的解析》，這本書我印象最深的是弗洛伊德的一句判斷：夢就是願望的達成。經過了許多年，在做過很多場夢之後，我一直沒有弄清楚這個被重點強調的達成是指什麼？如果僅僅是指日有所思夜有所夢，夢把思的問題解決了，就好像我們經常看到的那類名人軼事，會告訴我們某人一覺醒來，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。細問之下才知道，他因為整日冥思苦想，就在夢裏發現了答案。這種玄學並不像它本身展現的那樣玄，它並沒有離現實很遠，反而很近。而且它僅作為現實的補充和延續存在着。

事實上，這只佔夢境的很小一個部分。更多的夢，它看起來與我們的現實生活毫不相關，甚至還是現實願望的反面。譬如我們剛剛考過一次很重要的試，明明我們熱切的期盼這場考試順利通過，可在夢裏，我們卻落選了。又比如，還是考試，明明結果早就出來了，因為我們在考前經歷了漫長的煎熬，以至於這個早已通過的考試在夢中居然沒有通過。這些千奇百怪的夢的世界，它的內容非但

不是外部世界的延續，還以各種無關和斷裂的方式存在。它明明就是一個獨立的世界！

直到這兩天，在我閱讀《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》的時候，齊澤克解決了我一直以來想不通的夢境與願望之間關係的問題。他引用了拉康釋夢的一個著名案例，這個案例是說一位喪子的父親僱人來給兒子守靈的故事。晚上，他做了一個夢。在夢中，孩子來到他的床邊，對他說：「爸爸，我都燒着了，你還在睡覺。」他驚醒之後發現隔壁的孩子真的燒起來了。守靈人人在一旁打瞌睡，沒防備一根蠟燭倒在了被單上。孩子和被單都在火舌之中。

這個故事的解析有兩個版本。其一，是把夢作為現實的延伸。我們可以說父親是因為聞到煙味，然後潛意識當中把火和孩子聯繫到一起，因為記憶告訴他，孩子那裏有火源。他於是把這個外在的物理刺激變成一個故事，並經由孩子的嘴喚醒父親。這個邏輯符合弗洛伊德在別處的判斷。他曾經說睡夢中的人對外界刺激最為敏感，一個小火源，一旦被感知，在夢裏就是一場大火。

第二個解釋是拉康給出的。他沒有否認火

源的重要性，但是他認為並不是煙味叫醒了這位父親。恰恰相反，這個夢是為了讓父親不醒。因為他太疲倦了，就想要給這個外在刺激一個解釋，於是創造了一個夢。真正令他醒來的，是這個夢的結論——孩子被燒着了。在這個推理當中，煙味作為外界刺激物實際上已經被一個完整的夢解釋掉了。如果這個結論不是如此可怕，這位爸爸很可能繼續睡下去。這與我們幼時都曾經歷過的尿床其實一樣。很多時候，在尿床之前，孩子都會做一個夢。在這個夢裏，他拼命找廁所，但是怎麼也找不到。最後那一刻，他終於找到了。然後就尿了床。這裏虛構出來的廁所只是為了讓我們找到一個理由心安理得的尿床，並不是真的找到一個廁所。

在孩子被燒着的夢裏，父親做夢的願望是繼續睡下去。在尿床的夢裏，孩子是為了不起身便撒尿，他們的願望都達成了。只不過，這個願望不是單純的現實直接作用出來的願望，而是願望本身。它聯結着一種本源的渴望，夢在達成這個願望的過程當中順便的掩飾了它，令我們看到的盡是些荒誕的情節。